

(小小说)

送别

● 阎凡利

男人狠狠吸了一口烟。把烟狠狠摁灭。用脚又来回捻了两捻，才回转身，向屋里走去。

女人躺在床上。女人两眼呆呆的，看男人来了，眼转动了两下，木木的。

男人看着女人。狠了狠心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女人没回答。女人问：医生说，我还有多长时间？

男人低下头。男人的泪流下来。男人在心里骂了一句这不争气的泪——咋说流就流了呢！男人对女人说：医生说，只要好好养着，你的病会很快就好的。真的！女人这次笑了，女人长叹一声，说：不要瞒我了，你在门外和大夫的说话，我都听到了。我得的是癌症。女人又大声喊道：我得的是癌症！我知道！女人嘿嘿笑了两声，接着闭上了眼，有泪，从女人的眼里流出来。

男人看到了女人的泪，那泪很稠，黏黏的，在女人枯黄的脸上流动很慢。男人还发现女人的泪里有丝丝的红。男人知道，那是血丝。有血丝的泪慢慢就红了。像血。男人看到女人的泪，心一颤。男人去了女人的跟前，给女人把眼里的泪擦了。男人说：大夫是胡说，你不要信。

女人看着男人，女人说：人终须是要死的。我不怕死。可我走得这么早，我对不起你！

女人一这么说。男人就很痛。男人知道女人为什么这么说。男人也知道女人在想什么。

男人早就想对女人说：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其实什么都知道呢！我不说，不是说明我不知道。我一切都清楚着呢！

女人比刚回家时更沉默了。有时一天女人不说一句话。看着女人，男人心里在流血。

按大夫的说法，女人的这个病是治不好的病。动手术只不过是多延长痛苦而已。大夫看着女人胸部拍的照片说：病人想吃什么就让她吃什么，想干什么就让她干什么，她的时间不多了。

是啊，她的时间不多了。男人想起他和女人认识的时候。那时，他家穷，女人家富。女人能喜欢上他，是他家老林上冒青烟了呢！结婚那天，他捧着女人的脸，一字一句地对女人说：我知道我穷，我给不了你富日子，但我保证，我会让你一辈子快乐！

他真是这么做的。爱一个人，不是让她快乐吗？！就是女人和那个人好了，他也把痛苦心里去了。就假装没看见。只是，他的心在流血。

男人知道，女人在想什么。一想起女人心里在想什么，男人就痛得钻心。看着女人天天像要下雨的脸，男人的心如刀扎。男人知道，该给女人说这个话了。

这话埋男人心里很久了，一直折磨着男人。男人想：女人没多少时间了，他答应过女人的，要让她快乐。男人想，女人都这样了，在世的日子不多了，让她快乐着走吧。

男人说：我知道，你在想他。女人两眼定定看着男人。女人眼里都是疑问。当然还有惊慌和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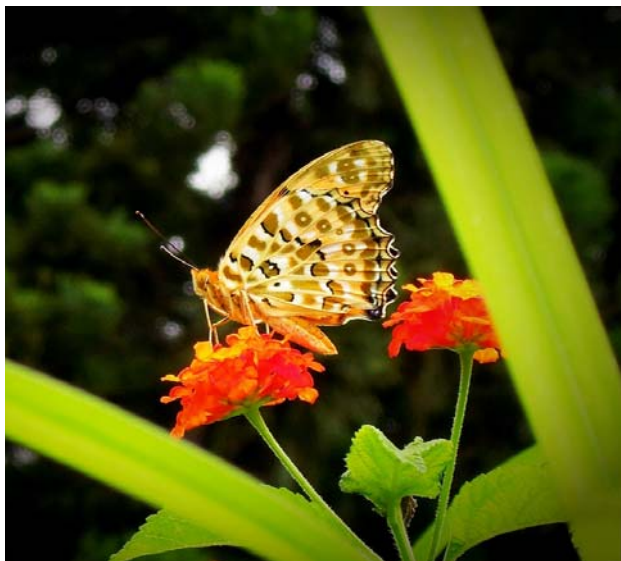
男人心里一乐。别以为你们做的隐秘，我其实什么都知道。男人

要大气。不然，他就要把女人失去了，永远地失去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对他既慌又怕又战战兢兢的男人跟前，自己永远是一个失败者！男人向那个人伸出手。男人哈哈笑着说：老清你好，这段时间，阿红就念叨你呢！

老清就给男人握手。握着手，男人感觉老清的手在抖，连血都在抖。男人在心里笑开了。他说：阿红这段时间不开心，让你来，陪陪她，逗逗她，让她高兴！

女人叫阿红。阿红看着男人说：看到你们两人这么和睦，我很幸福，也很快乐。女人眼里流着泪，脸上含着笑。

女人对男人说：谢谢你，安



说：我说过的，我要让你快乐。你能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女人什么都明白了。女人的眼眶就湿起来。

男人说：让他来吧。我知道，你也想他！

女人看着男人的眼。她看到男人眼里都是暖，暖烘烘的，就点点头。

男人心一痛，疼的流血。可他还是装着很快乐，男人说：我不是小肚鸡肠的人。我说过的，只要你快乐。

女人流着泪给男人点头。女人的泪流得很汹。女人说：对不起……男人把女人的头搂在怀里，男人用手抚摸着女人已如枯草一样的头发说：我说过的，我虽给不了你富日子，我会让你一辈子快乐！

他来的时候有些战战兢兢，眼里有着慌和怕。男人知道是为什么。在女人面前，男人清楚，自己

路！男人叫安路。安路对女人笑笑，说：什么都是虚的，只有快乐才是自己的，对不？女人点点头。女人的眼红着。女人说谢谢你……

女人最后的日子过得很快乐，身边有丈夫安路还有老清。老清看样对阿红爱得很深，有时他们两人在一起时，安路就悄悄走开。安路就到地里走走，去看看他的菜园。菜园里的菜水灵灵的，正扑扑凌凌地长。安路就吸着烟，眯着眼看菜。安路想：有时候，人就是一棵菜；可有时候，人就不如一棵菜。

他回到家时，阿红和老清在说着什么，他们满脸是笑，快乐得很。看着她们的笑，安路也对她们笑了笑……

女人的病越来越重了。到最后，女人已瘦弱得喘口气都很困难了。女人是在安路怀里去世的。女人最后断断续续地对安路说：她最后的这段日子过得很快乐。她过了

捻捻指头。

“没问题。”内弟说。

不久，两个副局长相继来找局长建议：后勤处长在机关干了这么多年，该派到基层去做管理工作。局长说：“好吧，等忙完这阵儿开党委会议再决定。”

又过些天，常委会还没开，局长却被县委组织部叫去，部长说：“老局长，你本来还有三个多月退二线，但昨天县委常委会议集中调整了一批干部，决定你提前退下来，你是老同志了，也不在乎这三个月，是吧？”

新官上任的事绝不拖泥带水，第二天，组织部送新局长到位，晚上在局机关食堂举办酒会，欢送老局长退居二线。

老局长虽酒量浅薄，但耐不住

她一辈子最想过的日子。两个爱她的男人在身边，那么和睦，那么美好。安路听了心如刀绞。

女人说，下一辈子，她还要找他。还要嫁给他做妻子。只是，下一辈子，她只爱他一个人。

安路强忍着泪，对女人点了点头。他点头时，看到那个叫老清的男人，脸红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女人最后走的时候，对男人说：我走了，这辈子，我真对不起你……女人说完对不起的时候，男人的泪再也止不住了，如开闸的水……

烧百天时，男人特地给老清打了电话。电话那端的声音很平静：我知道。我一定去！

两个男人站在阿红的坟前，安路给女人烧着纸钱。纸钱随风飞舞，像一群纷飞的蝴蝶。安路看着蝴蝶对老清说：阿红来了。我看到阿红了？

老清眼里充满疑问。问：在哪？你是说，那股风？

安路说：阿红来收纸钱了。我看到她了，和以前一样。还是那么美！老清没有说什么。看了看看已经长了些许草芽的坟头，又看了看那正在窜着身子的一棵小柳苗。

小柳苗已有一拃高，是从哀杖子上发出的。阿红的坟前有两个哀杖子，一个散在安路身边；一个不知被谁插在坟前，小柳苗就是从插着的哀杖子上发出的。

烧着纸钱的安路看了一眼右手旁的哀杖子，心里说：这么多年了，该有个了断了！

安路就又把目光投向眼前的坟，有草儿在茁壮地长。他伸手拔了，他不允许阿红的坟上出现一棵草。

带来的纸钱都烧完了，安路知道他该实施他的行动了。这个行动他一直都想实施。只是，阿红活着，他不想让她不开心。因为他答应过她的，他要让她一辈子开心。

阿红是个好女人。她如水一样的缠绵。她是个透明、温柔的好女人。她有着水晶一样的心。可就是这个老清。他心里一直有着一把火。如今，这把火已是岩浆。他感觉，他都不是他了，他的腹中盛满了岩浆。看到老清，他的岩浆就要喷涌。安路看着老清，老清正仔细看着阿红的坟。

安路知道自己该说一句话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右手就摸了一下哀杖子——那个可手抓的柳木棍。他对老清说：你该跪下！

老清转过头来看了一眼安路，问：给谁？阿红？

安路感觉他的火山一下子喷发了！他右手抓起的哀杖子挟着他隐忍了多年的愤恨一下子打在了老清的小腿上。安路听到了他在梦中梦到了很多次的清脆声，那是摔断黄瓜的声音。站着直溜的老清一下子跪倒了男人的跟前。安路看着老清，一字一句地说：你应该给下跪的人是我！

大伙儿忽悠，不一会儿就被灌得晕晕乎乎。

宴散人去，内弟送姐夫回到家。内弟埋怨：“你提前退了，我提拔的事儿不没戏了吗！”

姐夫醉意朦胧，捻着指头说：“不早就让你‘意思意思’吗？”

“咋没‘意思’，两个副局长都‘意思’啦！”

姐夫酒劲儿上涌：“光给副局长‘意思’顶屁用！”

内弟吼道：“连你我得‘意思’？”

“办这事儿找亲爹都得‘意思’！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子在后勤处还少捞了？想都独吞啊！”

内弟梗梗脖子不言语了，心想：是自己没“意思”，才把事情办砸了……

干燥的心

张艳霞

又到一个周一。这天，热，火炉一般。没有风，一摸裸露在外的皮肤，都透着滚烫热气。公共汽车在车站停下，透过车窗，能看到里面仍有几个空座。车门刚打开，人群就急急忙忙地往上挤。那个一身民工服的30多岁的男人，手上正拎着满满的两大袋东西，满头大汗地跟着人群的推搡上了车。男人很快找到张空座坐下来。但又想起没投币，刚一起身，却见一个中年女人抢着刷卡上了车，坐掉了那张空座。

男人投完硬币，眼巴巴地瞪视着那座位上的中年女人，一脸心有不甘的表情，又看看，不停地滚动着喉结。就是那短短的两三分钟吧，看得出来，男人的内心，在进行着无数次激烈的斗争。

男人的手不时在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他的一个沉沉的包，正静静地躺在他的脚下，另一个包，也许是对他比较重要的吧，还沉沉地在他肩上背着。

终于，男人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对着那个女人说，你怎么可以抢我的座位坐？

女人正看着窗外，听到男人的话才转过头，顿时就冷笑，说，你怎么认为那座位就是你的呢？上面有写你的名字吗？

男人显得很气愤，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

女人一脸不屑，说，你一外地人，凭啥说我占你位子？你的位子，是在你老家，知道不？女人的话，已经从刚才的普通话，变成了本地话。这明显就是在挑衅着男人。

男人的脸已涨得通红，圆瞪着一双眼，狠狠地瞅着女人。嘴在不停颤抖哆嗦着，似乎是想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车上还有其他的一些男女，都在帮着那女人，大概地意思是说，你一外地人，跟她一本地人争什么争啊，不就一个空座嘛，不坐就不坐吧。没有人在帮男人，有几个人似乎是想说话，但看了男人一眼，又看女人一眼，都没说话。

男人的拳头，不知不觉地攥紧了。并且，男人移动着脚步，似乎是在慢慢逼近着女人。

刚才那些说话的人，此刻也都住了口，看着那男人眼中透出的凶狠，没有人敢站出来。大家都似乎是在屏住呼吸，静等着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女人坐在那里，刚才的冷笑不屑早已不见，脸上写满了无尽的惶恐。

一切似乎已经无法控制，就像这炎热的天，被晒得干燥的人的心。

是一个声音：叔叔，你坐这儿吧。男人回过头时，就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正微笑着看着他。小女孩还朝着一旁站着的年轻母亲说，妈妈，我们把这个座位让给叔叔吧。年轻母亲点点头，摸摸孩子的头，说，好啊。

男人再也不看那女人一眼，脸上的凶狠也已不见，变得一片柔和，男人背着包，坐到了孩子让出的空座上，很由衷地说了句，谢谢你，小朋友。

是的。只要那一张的空座。就可以让一个人干燥的心，瞬间变得柔和。

没“意思”

● 周铁钧

没几个月局长就该退居二线了。这天，在局里当后勤处长的内弟来找他：“姐夫，你退二线前把我这处长提提吧。”

“提？往哪儿提？”局长斜眼看着他。

“怎么也得提个副局长啊。”

“这我说了算吗？要县里定，如今办这事儿都得‘意思意思’，县里那么多主管部门你‘意思’的起吗？”局长做个捻指数钱的动

作。

“要不到基层单位当一把手也行。”

“这倒可以考虑，可咱们的关系太敏感，我不好直接决定，你做两个副局长的工作，让他们找我。”

“没问题，两个副局长都是我铁哥们儿。”内弟显得胸有成竹。

“和你铁也得‘意思’，办这事儿找亲爹都不能例外。”局长又